

# 北岛的“点”

徐冰

比起其它写作，诗是用字最省的了，字码得越巧，用的越少，就越有诗性。新诗就不是那么“诗”了，因为掺入了白话散文的成分。北岛的诗，被称为“朦胧”，但我发现他的诗使用的字、词，有点像他这个人，简要、直接，用的字、词整理得干净。他的诗歌成为七八十年代最重要的代表，当然是由于他作为诗人对当时社会、政治直觉的敏锐，也由于他的诗字、词的简要、直接，得以成为一个时代普遍的人们心里的“词语”被传颂下来。也正是由于这种传颂，他的这些被符号化的、太著名的句子，把后来的不少读者、追星族们挡在了他诗的核心地带之外。

为写这篇“画评”，让我想起一次读北岛短诗时的意外“发现”。他1990年写的《乡音》中，居然藏着两首诗：

我对着镜子说中文

<——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

我放上音乐

<—— 冬天没有苍蝇

我悠闲地煮着咖啡

<——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

我加了点儿糖

<—— 祖国是一种乡音

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

<—— 听见了我的恐惧